

中国实力派美文金典

感悟卷

每个职业都藏着幸福

分册主编 宋怡明 杨红岩 李冬娟

主编 袁炳发



Gnosis



NLIC2970864554

中国实力派美文金典

感悟卷

每个职业都藏着幸福

分册主编 宋怡明 杨红岩 李冬娟

主编 袁炳发



NLIC2970864654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每个职业都藏着幸福：感悟卷 / 袁炳发主编. --长春：北方
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2.12

(中国实力派美文金典)

ISBN 978-7-5385-6953-7

I. ①每… II. ①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43911号

每个职业都藏着幸福：感悟卷

主 编 袁炳发
出 版 人 李文学
责任编辑 冯晓红 苏丽萍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 数 90千字
印 张 11.75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 编 130021
电 话 0431-85640624
网 址 www.bfes.cn
印 刷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ISBN 978-7-5385-6953-7

定价：2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出现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目录

第一辑：走在快乐的路上

婺源笔记 / 祝 勇 003

屋 檐 / 耿 立 007

说 刀 / 练建安 010

那些诗意或慈悲的垃圾处理方式 / 罗 西 015

和老妈过招 / 安石榴 017

走在快乐的路上 / 安石榴 019

每片叶子都有秋天 / 澜 涛 021

只需要一个“辣椒” / 感 动 023

一缕柔光 / 孙 莉 026

女人做足八十分 / 非花非雾 030

街边的爱情 / 王永莲 032

通灵大峡谷中的女孩儿 / 孙 莉 035

你能从1写到360吗 / 一路开花 039

第二辑：美丽是一种声音

英雄的出处 / 刘世芬 043

美丽是一种声音 / 房雅铭 046

碎碎念 / 邵玫英 048

打纽襻 / 安石榴 051

回不去的时间 / 李 静 053

心灵的横梁 / 葛 勇 055

一杯水里喝出三种味道 / 葛 勇 057

宽容是一种无意的惩罚 / 房雅铭 059

笑对秋声 / 纳兰泽芸 063

“退”成人生的冠军 / 纳兰泽芸 067

第三辑：
背朝大海

- 黄果树瀑布 / 任林举 071
背朝大海 / 任林举 073
弘福寺 / 任林举 075
老木船 / 高维生 078
笔筒 / 高维生 080
星光下，蒲团上 / 陈毓 082
说话 / 陈毓 088
冬夜读书 / 葛筱强 090
生活的感悟 / 于德北 092
读城（之一） / 于德北 095
读城（之二） / 于德北 098
读城（之三） / 于德北 102

第四辑：
被欺骗的水果

- 寂寞 / 于德北 107
绿荫落了，一地…… / 小贝 110
临窗听雨闲寂 / 小贝 113
岁月的感觉 / 景丽宏 116
演猴 / 纪洪平 119
找个角度好读书 / 纪洪平 121
小动作 / 王国华 123
被欺骗的水果 / 王国华 125
我向后仰望 / 蹇羽舒 127
守望戈多 / 蹇羽舒 129
稍逝微光 / 徐铮 132

第五辑：
多米诺骨牌的吼声

- 会飞的女儿 / 红 雨 135
- 心灵的独舞 / 李子燕 137
- 雨 燕 / 李子燕 139
- 渴望一种饥饿 / 谷 阳 142
- 自由的种子 / 谷 阳 145
- 雾海倾听 / 吕铁人 148
- 多米诺骨牌的吼声 / 吕铁人 150
- 生命数字 / 吕铁人 152
- 秋天来了 / 白艳华 154
- 冬天是用来下雪的 / 白艳华 156

第六辑：
邂逅一只瓢虫

- 惟愿孩儿愚且鲁 / 徐 铮 159
- 尊贵种种 / 徐 铮 161
- 青 菜 / 大 朗 163
- 额外的平凡 / 大 朗 165
- 快 乐 / 贝加尔 167
- 面对悲伤 / 金长宝 168
- 岁尾人心 / 赵培光 170
- 拯救日记 / 赵培光 173
- 好人是谁 / 赵培光 175
- 瓜园风雨夜 / 曹景常 178
- 邂逅一只瓢虫 / 李丽杰 180

第一辑

走在快乐的路上

说到底，人活在世上本意是享福来的，这需要我们稍稍动一点脑筋，关照自己的精神健康，让它引领我们一直走在快乐的路上。果能如此，那么不管穷还是富，都没有什么让我们害怕的啦。



婺源笔记

文/祝勇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在婺源租一所老房子，住下。在这里，写作和交谈。有点像合并同类项，两个爱乡村也爱文字的人，被婺源，合并。但最经济的是我们，在这里，可以与诸多向往的事物同在：山水、风月、田野、老屋、廊桥、灯、牛、农具、村民、酒、书、笔墨、乐器、历史、爱情。在婺源，它们松散地混合在一起，像浸满柴火味的空气，被我们习惯，并且，忽略。但很久以后我们便会发现，将它们组合在一起该有多么困难。（就像我们，在离散之后，再也无法相聚）只有婺源具有这样的能力，仿佛它是上述一切事物的故乡。任何古旧的事物（包括堂屋里的字画、器皿，窗栏板上的雕刻）在这里出现都不显得唐突，它们就像是在岁月里生长出来的，没有人为的痕迹，生命中所有的谋划都不动声色，雍容、质朴，与土地、河、树林、目光、梦境浑然一体。

要在婺源待下来，待住，等到我们最初的激情在安静的生活中逐渐退潮，我们就会发现真正的婺源。婺源是内向的，永远与奇迹保持距离，尽管它孕育过朱熹这样的伟人，并且吸引过李白、黄庭坚、宗泽、岳飞这样声名显赫的访客。婺源不是一个发光体，这一点与宫殿不同。在金碧辉煌

的都城，即使是旧宫殿也是明亮的，在遥远的距离之外，我们的双眼也会被它屋顶的反光刺痛。在婺源，几乎所有的事物，诸如田野、青山、石墙、烟囱，都是吸光物，质地粗糙，风从上面溜过，都会感觉到它的摩擦力。婺源不属于那种夺目的事物，这里没有一处是鲜艳的，它的色泽是岁月给的，并因为符合岁月的要求而得以持久。为了表明谦卑，它把自己深隐起来。延村、思溪、长滩、清华、严田、庆源、晓起、江湾、汪口、理坑……反反复复的村庄，在山的皱褶里，散布着，像散落的米粒，晶莹、饱满、含蓄，难以一一捡拾。

不知道婺源的村落里暗藏着多少高堂华屋，从一扇小门进去，不知会遭遇什么。毫无预兆地，我们闯入明代某位尚书（比如南京尚宝卿余懋学、吏部尚书余懋衡）的客厅，被梁枋隔扇排山倒海的雕花所震慑；作为尚书第、上卿府的背景，层层叠叠的宅院在徽商们手下相继建起，不同时代的房屋，像迷宫一样交织和连接。所有的屋宇，都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但它们并不嚣张，那些高大的院墙和华美的雕刻在历经岁月的烟熏火燎之后已不再令人望而生畏，作为对现实的隐喻，这些雕饰——“喜上眉（梅）梢”、“合（荷）和（鹤）美好”、“鹿（禄）鸣幽谷”变得像现实一样朴素。雕梁画栋，与日常生活连接得如此妥帖。儒雅的官厅中，有几只母鸡在散步，戴花镜的祖母，弯在竹椅上打盹。所有的房屋，都有好几个敞开的入口，我们把那些开启的门扉当作公开的邀请函。我们可以任意参观所有的空间：堂屋、轩斋、天井、花园、庭院、回廊、厨房，甚至卧室。这使我们有了接近婺源的机会。到后来，我们干脆住在里面。我们躺在有五百年历史的木床上睡觉，五百年前的事物就这样在梦中汹涌而来，而现世的烦忧，则再也无法扭动梦的机关。

婺源像夜晚一样，饱含着生活的秘密。夜是暗哑的，它从不嚣张，然而它却是许多事物的开始。夜，是我认识婺源的开始。我们在白天里观察婺源，疯跑，迷失，流连忘返。你的快门频繁闪动，我则享受着漫长的发呆。

但在夜晚，我们进入了婺源的内部，可以变换观察婺源的方式，比如：倾听、呼吸、梦幻、想象。夜晚呈现了比白天更多的东西。最奇妙的感受在于，我们能够倾听到倾听者——在黑夜里，埋伏着无数的倾听者，寂静，暴露了它们的存在——不仅包括隐在黑暗中的身影，还有各种各样的物品：桌椅、茶壶、门窗、小巷、树叶、野猫……仿佛事先达成默契，所有的事物都在彼此倾听。倾听成为许多事物交流的方式，很久以来，我们都忽略了这一点，并且因此中断了与许多事物的联系。现在，这种联系正悄无声息地恢复。在夜里，我发现自己和婺源正在相互渗透。我甚至可以看见婺源渗入我皮肤的进度，彼此之间无所顾忌地坦然接纳。

婺源的夜晚是湿润的，令我迷恋。它变成声音、气味和触觉，但仍可看到它。即使在夜晚，婺源也依旧保持着它的形象，在黑暗中隐约浮现。我真正看清它，是在所有的灯光熄灭以后。桌案、橱柜、神龛、钟表，在黑暗中，我能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它们具有与黑夜不同的密度，待得久了，我就能看清它们，轮廓鲜明。夜色弥漫，屋檐像船只一样浮现。夜以隆重的形式降临。婺源拥有最厚重的夜晚。在这样的夜里入睡是安详的，你的体温就是夜的温度。

在婺源，我会醒得很早。这一点，与在都市里截然不同。我的身体变得异常敏感，它的反应，与周围的事物完全同步——我醒来的时候，我清晰地看见，屋子里的家具，正井然有序地一一苏醒，先是靠窗的条凳，然后是那张祖上传下来的八仙桌，再后是屋角的箩筐……只有那顶旧蚊帐，在我醒来之后，依然睡眼迷离，耷拉在床架上。我的身体知觉依次恢复，从眼，到耳，到鼻，到手足，与此同时，对婺源的记忆一一恢复。窗外的耕牛像多年以前一样劳作，我想起一句诗：“村落从牛鼻里穿过。”是朋友庞培写的，关于婺源，他写过很多好的句子，但我最喜欢这一句。我用手摸摸床，你应当在这个时候起身梳妆。但那床是空的，你已消失，我触到的只是床单的褶印。我知道，在你与我之间，已经隔了好几年的时光。

关于婺源的未来，人们即使不说也心知肚明。美的事物总含有某种无端的寂灭，这种悲剧意味使它显得更加动人。我对一些事物总是怀有绝望的爱，婺源是其中之一。我走到田垄上，心里有些酸楚。曾经自以为刀枪不入、百炼成钢，此时我才发现，自己还是一如既往的脆弱，毫无进步。我劝说自己，要努力习惯世界的变化，尽管很难，就像一只蝴蝶要习惯那死亡的虫蛹空壳。

我们能在婺源住多久？还没有找到答案，我们已经离散多年。但婺源仍在，像五百年前那样，均匀地呼吸。它不会像你那样决绝，带着冰冷的泪滴，不辞而别。

屋檐

文/耿立

我居住的木镇，房子所有的烟囱朝上，所有的屋檐向下，房檐下鸟巢所有的鸟却头朝外，是的，在冬季，最避风寒的就是在黄昏时回家找一个栖身的屋檐。木镇的人死了，坟墓里所有的脚趾都伸向村口的方向，好像翘向屋檐，伸到屋里去。

每次从外回来，我都感到木镇很小，连挂在白杨树上的月亮也是一半，好像另一半被城里夺去了。我觉得木镇小，有时是那样的委琐，如一个刺猬在平原里，一有响动，就蜷缩起来。无论你离开土地多久，从乡间走出的人，总是觉得有一根脐带连着你和乡村，这脐带如输液管一样，给你温暖和营养。这脐带不是一个物件，而是一串的东西。在外地，你无端想到乡村的小道，夜里，窗外有风，父亲常在风里早起，那时风吹动窗棂上的碎纸，噗噗响，父亲走出篱笆门，拿着扫帚把落叶和枯枝弄到一起，然后背到灶下；到了晚间，灶头的火照红了母亲，而墙上的篾笼子里的筷子，也成了红的，一根根如铅笔。在灶下，母亲用火的灰烬埋下一个红薯，到了夜半，在惺忪的梦里，你接到烤得焦焦的红薯，觉得乡村的柴草烤出的红薯，那才叫烤红薯，这不是手艺，是一种乡下母亲们的独门绝技，这里

面包含的东西说复杂也复杂，因为有母亲的体温，有父亲弄的枯枝落叶，更有的是大风把漫天的星星吹落后，父亲走在风里的踉跄。如果心里没有涌起这些，你在街头看到小摊贩的烤红薯总感觉那是一种模仿的民俗，已失去了本真。

确实是小的木镇，每当夜里风起的时候，我总有一种担心，怕，那像草绳一样细的路，那上面无尽的落叶，不会把路压弯吧，或者路也会被风吹断，被风吹到另一个村子？

在城市无端地失眠，被那些夜里的光弄得心惊肉跳，失眠久了，时不时想起乡村，总有一个词突显：“屋檐”。是啊，有屋檐，你就感到温暖，那在乡村无边黑夜里、新棉花被子下的脚指头如一头头小猪在安恬地趴着睡。

平原深处，黄壤深处的乡村的屋顶如缓坡一样地耸立。那是用水、泥土和柴草烧制的灰色的瓦。在陕西，我曾看到秦代的瓦，与现在的模样简直是兄弟。灰色的瓦排列起来，一片压着一片，下面是，草是房梁，是檩条，就这么简单支撑起一片温暖。在城里的阳台，你看到很多的楼，都是那么仿佛，人如被困在笼子里。夜里，曾几次惊叫把妻子吓醒，问你是否有梦魇，你说看到乡村的瓦片如鸟的翅膀在夜空里翻飞。

该如何形容乡村那一排排的瓦呢，真如钢琴或者手风琴的琴键。在还有生产队的时候，从城里下放来的马老师，他为大家演唱《红星照我去战斗》，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了挂在脖子上的手风琴，那黑键白键在老师的手下，如风触到墙壁，触到树的枝柯，触到水面，各种声音都一起汇聚到乡村牛屋旁边的完小（注：完小，是乡村对小学的称呼）。

第一次看到那黑键白键，就想到乡村的屋顶的瓦，那是雪后的瓦，微微露出黑黑一角的瓦，或者是霜降夜里的瓦，凹的地方是白，凸的地方是黑。那霜降的夜，睡不着的你看到，有一只黑猫在屋顶十分诧异地看着那些霜，它不明白，就用脚一下一下划那霜。

是啊，你在反思老师的手风琴，像把手伸到河里，在那些淤泥的底下摸鱼，那是孩子在木镇后的河里，用肚皮紧贴浅浅的河床，手张开摸鱼，不经意间就摸出欢乐，如老师在手风琴里摸出的音符。

多年不回家，有一次远远地看到村口的父亲，戴着一顶老式的苇子编的草帽，那尖尖的模样，就如乡村的屋顶。儿子看到父亲的草帽，拿在手里，我看到上面很多的在灶房熏下的灰尘，儿子顶在头上，只是感到好玩。父亲说，割了麦子，有用石磨刚磨开的麦仁，那是我幼年时十分盼望的熬麦仁。再有母亲在草垛里用豆秸捂到长白毛的酱豆，乡村的酱豆是故意发酵到长白毛，要的是那味道，熬的麦仁和酱豆，那酱豆再配上辣萝卜。在夏天，儿子戴着爷爷的草帽，喝了一碗麦仁，接着又喝下一碗。乡下的饭食养人，我那时知道了根系在这片土地，连儿子也莫能除外。

父亲老了，他走过多少个乡村，真的不好说，但他触摸过木镇的每一寸的泥土，他的脚也踏过这里的每一寸泥土。泥土有记忆，那片地父亲踏了一遍，踏了两遍，泥土都保存着。有时在夜里，在城里的夜里，父亲仅有的几次住到城里我的楼房里，我听到父亲的梦话，虽然不清晰，但我知道那是与一辈子厮守的泥土对话。人老了，多怀旧，一棵树站在村口，也老了，那树也会打量父亲。木镇有多少户人家，有多少栋房子，有几口井，这些父亲都知道。但父亲会说对土地的得罪，这么多年养了那么多的庄稼，这么多的露水，谁看得起老哥哥呢；父亲也会对老树说，站立这么多年，脚是否麻了？

乡村远离了我住的城市。有一天，一位诗人朋友说：“你的头上隐隐地有东西。”我曰：故乡的屋顶；朋友说：“你眼里的东西呢？还没到生白内障的年龄呢。”我曰：木镇的屋檐。

那夜，朋友醉了，为自己没有一处眼里的屋檐。

说 刀

文 / 练建安

假说，现在昂首挺立于你面前的是一把沉重的锈迹斑斑的青龙偃月刀，从它剥落的铁锈中，你会感觉到一种威慑心魂的力量，这力量是冰冷冷的杀气。没有人告诉你这把刀是谁的，也不知道它打哪儿来，为什么流落到这里。没有人告诉你它血腥的历程，因此它显得更加血腥，你只知道阳光使它拖下一道浓浓的阴影，黑夜寒星使它拥有一道游移的光芒。

青龙偃月刀也够沉重了，它的造型更具八面威风。青龙者，能大能小，能升能潜，穷则深藏九渊之中，达则飞腾九天之外；偃月者，吞吐日月，一呼一吸之间即大海扬波山崩地裂风云变色；刀者，杀伐之利器。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据说有八十二斤重，一怒之威，如泰山崩于前。在它面前，想象到威加于身，纵使你胆气过人，也不得不感觉到巨大的压力，乃至恐惧。

质地、造型、重量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青龙偃月刀的斑斑锈迹、缺口的刀刃、不规则形状的血腥花纹，一望而去，你的瞳孔会强烈地收缩，血液循环、心跳大大加快，你会听到心房中有百十架战鼓的敲击声，你不可能制止双膝的发抖，手却未必会发抖，但会不由自主地紧握，试图在空中抓紧一些什么，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更有甚者，双手抓出了水。由此

也可见，大凡拳头捏出水的人，都受恐惧等紧张情绪的影响。

这很正常，这把刀的本身和它的历程明确地告诉你，烈火焚烧锻打，金鼓、旌旗、杀伐，无数的大好头颅在刀下滚落。刀，本身不说话，它的说话是电闪雷鸣血肉横飞，它的存在，不能不杀气弥漫，没有杀气的刀，当然不会是一把好刀，那甚至不能叫刀。但如果你熟悉它，那么，你也许会很激动，心头掠过一阵又一阵的激流，就如同在异地他乡遇见一位久违的好友。刀啊刀，横刀挽落日，气吞万里如虎，万马千军中，斩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人与刀，何妨共上高峰，于万顷松涛之中，于皓皓明月之下，大江东去矣悠悠千古，花间酌一壶酒如何？

这把刀，就算是你敌人的兵器，你也有数番的感慨，因为这兵器、这刀，再锋利，再刑杀，再神威，都是题外话。这刀啊，是你和你的敌人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你和你的敌人生命的绿洲，汗水、鲜血、生命、荣誉、信仰、尊严等都化入其中了，刀啊，是生命的壮丽诗行。

你会用你的眼光、柔和的眼光去爱抚它，拥有它，与之融为一体，与之同生死共患难。你会感到恐惧？不会的，因为此时你的思绪已经飘得很远很远。这一战，是虎牢关温酒斩华雄；这一战，是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这一战，浸透了赤壁满天的烈焰；这一战，乃单刀赴会；这一战，没有战，华容道不战而夺三军将帅之志；这一战，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这一战，吕子明白衣渡江，关云长败走麦城，在风雪弥漫的旷野，虎落平阳，奈何？关云长大吼一声，手持青龙偃月刀，挥动出最后一道弧线。

你在这双向默默的交流对话之间，把这青龙偃月刀的每一组信息、每一个细小的符号都印在了心底。我们都是普通人、常人，我们需要的仅仅是淡泊的生活，但是，有些时候，在有些场合，普普通通的一把刀握在歹徒的手中，他喝令我们交出所有的钱物，欺我们辱我们，如何处置乎？慑于刀的锋芒，我们可能会选择退让。这把刀，我们一点儿也不了解它，于